

他家学渊源甚深，遍习医道奇术，
悬壶济世，医行天下，
开创一个大中医时代……

贰天医堂

大中医

青斗◎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貳 天医堂

太中医

青斗◎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中医.2 / 青斗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755-373-1

I. 大… II. 青…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3196 号

大中医 2

作 者: 青 斗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千太阳

特约编辑: 张超峰

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373-1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脱胎换骨(上)	·····	〇〇一
第二章	脱胎换骨(下)	·····	〇一三
第三章	绝命反针	·····	〇二五
第四章	天医门的阴谋	·····	〇三〇
第五章	神秘妇人	·····	〇四一
第六章	亲生父母	·····	〇五五
第七章	真相难明	·····	〇六六
第八章	重返白河镇	·····	〇八二
第九章	叶氏正骨	·····	〇九五
第十章	创建天医堂	·····	一〇九
第十一章	铜人归来	·····	一二三
第十二章	药王门	·····	一三八



第十三章	吸血的鬼怪	一五一
第十四章	夜游奇症	一六五
第十五章	拐子药	一七八
第十六章	无药而治	一九〇
第十七章	不眠之功	二〇四
第十八章	奇方验抄	二一七
第十九章	独龙针	二二八
第二十章	阴谋诡计	二三八
第二十一章	百草园	二四八
第二十二章	西医博士	二五九

【第一章 脱胎换骨（上）】

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可诊有过之脉。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生死之分。

——《内经·脉要精微论篇》

林凤义脉法精绝，断人生死。不多时便传来那男子在急救室死亡的消息，候诊病人闻之惊叹，敬畏油生。有胆小者竟悄然离去，不敢再断生死之诊。

林凤义此时摇头一叹道：“医者救病不救命，此人适才面色黧黑，已怒近死。”宋浩闻之恍悟，刚才那男子果是面罩黑气，已显危急之象了。适才暴怒质问，神态异常，当是回光返照之举。

林凤义这时对那些已呈现出惊惧的候诊病人们，宽慰地一笑道：“我们继续，将亡在顷刻，所以激他暂去，否则死在这里，说不清啊！”

“生死由命，非我能决，不过预先看出罢了。死脉呈现，不忍坐视，只好直言相告，免去做无谓的治疗，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我虽口冷，但也是据实相告，遇上这般情况，也无奈何！”

众病人听了，神色稍缓，各自点头称是。

林凤义接着诊病，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继续展示他脉法的神奇。直至下午四点钟左右，林凤义才将陆续而来的病人们诊毕。宋浩粗略计算了一下，今天的接诊量有二百人以上，那林凤义忙而不乱，始终以一种平和的神态诊断着他的病人，且快速准确，似乎有那透视病家体内疾患之功，指下脉间，无不明了。宋浩看罢叹服。

等到打发走了最后一名病人，林凤义伸了下腰，长嘘了一口气，这才略显轻松，望了还坐在那里的宋浩一眼，意思是：看也看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宋浩这时站起身来，恭敬地道：“林老师脉法神奇，今天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脉道！对了，这是师父让我转交林老师的两册书，阐释阴阳本义的《阴解经》和《阳解经》，全部经文的复印本。”

宋浩说着，将报纸包裹着的那两册书展开来，放在了林凤义的面前。

林凤义见状，眼中精光一闪，瞬间即逝，似乎冷笑了一下道：“那肖老道当年以这两册经书原本示我，我只翻阅了不足半个小时，正在兴头上，便被你那师父讨要了回去，再借不与，看得宝贝一般。今天怎么让他的弟子主动献上门来了？可是与我谈什么条件吗？若是有这种打算，拿走就是。林某这辈子可没有与任何人妥协过。这肖老道倒真是会与我玩心计，可惜现在我不稀罕了。”言语间冷笑连连。

宋浩被人家说中了心思，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道：“林老师不要误会，来时师父特别交代过，当年是固执之故，才生那般无聊之举，今日已是醒悟，书送与有用之人读，才是先贤们著书立说的本意。所以令我送与林老师，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还请林老师笑纳。”

“真的？”林凤义听了，斜着眼睛望了宋浩一眼。

“不错！师父说这是当年欠您的一份礼物，今日有机会偿还，也了了一个心愿。”宋浩应道。

“好！既然肖老道这么说，我就收下了，谁叫当年他吊足了我的胃口呢。说起来你这个道家师父心机颇深，现在我才明白他当年之举原是为了今天，为了他的弟子才送我的这份见面礼。只是可惜他的算盘打错了。”林凤义说着，倒也不客气地将那两册书收了。

宋浩见了，暗里一笑，果如师父所料，这两册《阴解经》和《阳解经》是敲门砖，已经敲开了林凤义曾对自己紧关着的那扇拒人千里的冷面铁门。

“林老师，您看忙了近一天了，能否赏个脸，我想请林老师吃顿饭。别无他意，只是想和林老师吃顿饭而已，也算是认识一回吧。”宋浩然后说道。

“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不过今天看你这个年轻人还算是懂事，表现不错，就给你个面子吧，陪了我一天了。也是想一会儿告诉你，非我固执，我这脉法，你学不来的。”林凤义倒是点了一下头应道。

“谢谢林老师了！”宋浩闻之一喜。忙给唐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到邻近的饭店订桌酒菜，要请林凤义吃饭。

唐雨听了，在电话那边高兴地道：“这老头终于动心了，好！就在昨天我们吃饭的那家饭店吧，我现在就去订个包间，半个小时后你们再过来。”

“宋浩！”林凤义这时说道，“你师从肖老道没有几年吧？他倒是很看重你啊！”

宋浩应道：“也有半年了！”

“才半年？！”林凤义闻之微讶，“半年时间你能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东西？”

宋浩道：“师父主要是令我领悟医道本意，溯本求源。道之一通，术之易解。”

林凤义听了，点头道：“你那师父对医道的修悟尤深，是一个真正明白中医医道的高人，当年与他交流几日，也是受益匪浅。是啊！现在那些学中医的都在术上求显效，难在道上悟真髓啊！大医难成，也就是这个道理了。”

“林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不知可否？”宋浩问道。

“啥子问题？说来听听。”林凤义道。

宋浩说道：“林老师诊断如神，却为何不给病人处以方药呢？昨晚偶与林老师幸遇，虽是聊了几句，也是知道林老师是一位精通药理之人。不知道为什么叫病人们拿了您的诊断另寻医家别觅方药去治呢？”

林凤义见宋浩说的不是拜师学艺的事，暗里一松，随自叹息了一声道：

“非我不能处以方药，而是这里边有个‘医运’的问题。”

“医运？”宋浩闻之微讶。

“中医在治疗上讲顺从五运六气，病气合天，才能从根本上显以奇效。行医治病，也要讲个‘运气’的问题。知道清代名医叶天士吧，习医经年，一朝有成，然而‘医运’未到，治病时每不获显效，故来求诊的病家寥寥。一日张天师路经居所，拜求缘由。那张天师说，是他的‘医运’时气未到之故。信者为医，而后方能行之有效。也是叶天士遇到了张天师，他的医运便到了。依张天师所言，第二天中午时分，叶天士乘船从一桥下经过，正好那张天师也信步走到了桥上。忽站在桥上朝那船中的叶天士施礼而拜。那张天师名闻天下，他拜之人定非凡人。有识得他的路人惊问其故。张天师说：‘此乃天医，焉能不拜！’结果张天师的一句话，将叶天士抬上了天，从此名声大噪，成就了他一代名医。”林凤义认真地说道。

“呵呵！林老师也信这个？”宋浩听了，不禁摇头一笑。

“当然了，这不是主要问题。”林凤义也自笑道，“也是我当年专研脉法之故，粗略方药，施与病家，效果不是很理想。恐照此下去，对已成的脉法将会失去信心，要知道对脉法的精微细诊，尤在于自家的心境，所以也就不再处以方药，专事诊断了，以免相扰。”林凤义说道。

“原来如此！”宋浩听了，这才恍悟。

“虽然这几年在方药上有所精进，但意识到自己医运未至，所以仍诊不治。以免疗效不显，病家和自己会失去信心，影响脉法的发挥。这样一来，便不能给医院里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了，于是院里领导将我打发到这间小科室来充个中医的门面。不像以前我研究脉法的时候，每每诊过之后，便叫病人去做相应的检查，以验脉法的精确。那时检查费不贵，所以病人们也都乐意配合。当时我带来的效益是全院最好的，唉！此一时彼一时了！”林凤义又感慨道。

宋浩道：“听师父说起过，林老师的脉法是古今合修。”

林凤义道：“借助医疗仪器来验证脉法，只是在开始研究脉法时的一个辅助手段，以验证脉症相应的一些病候。但是中医脉法所显示的病候，现代医学仪器并不能全部检查出来，脉理精微，还需要自己独自去感悟。中医脉法的神奇和重要性，并不亚于经络的，对于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一个谜一样的不可知的东西，它是一种动态下的全息影像，折射全身疾患。尤其是两手腕部三部九候之脉诊，是古人去繁就简的精华。脉法和经络一样，虽然神秘，还不能阐明其实质，可古人发现并证明了它的存在和功用，只要我们去加以利用就是了。”

宋浩道：“不知是何种原因促使林老师专研脉道的？”

林凤义道：“虽说是偶然触发，自然而成。但凡事也自有一个契机在里头。那是在三十年前吧，遇到一个游走江湖的游医，自称精通传说中的那种‘太素神脉’，也自神奇，指下脉间，所言病症无不奇中，甚至能断人生死。师从不与，飘然而去。那时我想，他能习成这种通神的脉道，我为何不能！于是全力研习，也自小成。开始遵循的也是古人传世的那几种脉法书，十年后便弃书另悟了。”

宋浩道：“可是除了《内经》、《难经》所记载的脉法外，还应有晋人王叔和的《脉经》，明朝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人周学霆的《三字经》。”

林凤义道：“不错，这些都是显世的脉法书。不过我所涉及的还有《伤寒论》张仲景的脉法，《中藏经》华佗的脉法，王叔和的另一部脉书《脉决》，张锡纯脉法。凡是古人脉法之书，无不猎及。而后归纳合一，形成自己所感悟的脉法。”

说到这里，林凤义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忙不再提及脉法，顾左右而言他。

宋浩见了，暗里一笑，见时间差不多了，便说道：“林老师，我们先去吃饭吧，我朋友那边应该准备好了。”

“那我就去吃上你一顿！”林凤义站起身来，好像还有些犹豫道。

“不要客气！”宋浩上前拉了林凤义走出。

二人出了医院，转到一家饭店门前，唐雨站在那里候着，见到宋浩陪同林凤义过来了，高兴地上前迎了。进了饭店楼上一包间内，里面早已备好了一桌子丰盛的酒菜。洛飞莺正在和服务员布置。

宋浩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那林凤义朝洛飞莺望了望，又看了看唐雨，而后朝宋浩诡秘地一笑道：“又来了一个！你行啊！”

宋浩未解其意，先自将林凤义让到里面首位坐了。洛飞莺则在林凤义身后做了一个鬼脸。

大家坐下，宋浩给那林凤义斟满了酒。林凤义见了，也自没有推让，说道：“今天就和你们几个年轻人喝一杯吧，开诊前三天我是不喝酒的。”

洛飞莺说道：“喜欢酒喝就是了，何必给自家一个限制？”

林凤义摇头道：“开诊前三天必须戒酒的，以平和气血，否则会有失准确的。”

宋浩闻之惊讶，这才知道林凤义诊病，还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在里面。

林凤义接受了宋浩的一番敬酒，然后说道：“宋浩啊！我知道你是一个

勤奋好学的有志青年，你师父肖老道又煞费苦心地将你介绍了来，可是我明白地告诉你，我这脉法你是学不来的。非我固执守旧不愿教你，而是这脉法学起来，没有十年工夫你是学不成的。并且先要静心三年，三年里不闻外事，以保持心境平和，在这一点上，你更是达不到了。”说着，朝唐雨、洛飞莺二人望了望，意思是不言而喻。

宋浩听了，先是一笑道：“这一点请林老师放心，心静神安，旁杂无扰而能诊脉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并且师父也曾授我道家的静心功法，所以没有什么事能干扰我的。莫说三年，就是十年，我也会随林老师学习脉法的。”

林凤义摇头道：“心静与否不是随便说说就算的，此事先放下不说，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增强诊脉三指的指腹敏感度，没有两三年的工夫也是不行的。否则是不能诊于毫微之间，细察精妙变化的。”

唐雨说道：“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林老师肯教宋浩脉法，有再大的困难我们都会帮他解决的。只是不知这种增加指腹敏感度的方法怎么来练习？”

林凤义听了，只好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会儿我开个方子，依方抓服药回来，煮开之后，待温度适合之后泡手，每天至少要泡上一个小时，三天后双手会脱层皮去，待脱去三层之后，指腹的敏感度也就有些了。然后取一小捏黄米，摊于指下，待能辨得清个数之后，也就是一个指头下能辨出二十几粒以上就可以了。然后上罩一层薄膜，以喻皮肤，如此再辨那下面的黄米个数。这般下来，顺利的话也要两年的时间。这是基础，必须先要达到的，否则学习脉法永远都是那种心中易了，指下难明。学了一辈子还不知脉为何物。”

林凤义说完，举起了他那双白净的手，果是细嫩润泽，不知被那药水浸泡多少次，脱落多少层皮才会这样子的。

“看见没有，脉道是以手见病，与心相合，才能遍查人身诸疾。什么时候你能达到我所规定的要求了，你再来和我谈拜师学艺的事吧。”林凤义摆弄了一下他的双手，笑了一下道。显是欲令宋浩知难而退。

宋浩感激地笑道：“既然林老师示以习脉的方法，我这边就回去试一下吧。咱们说好了，我若是达到了林老师的要求，林老师就要收我为徒的。”

林凤义笑道：“没问题！其实我也希望你能尽早地达到我的要求。要知道，我这一身脉法成之不易，也自不想在自家身上自生自灭了去，只是这能领悟脉法真谛的人太难遇了。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恋爱、婚姻、工作、房子等一系列人生必须面对的问题，哪一样不能乱其心志，如何肯静下心来习这枯燥的脉法？真徒难遇，大道难传，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洛飞莺那边冷笑道：“林老师自家学来不易，就以为天下间无人能习得你的脉法了。我看还是林老师想拥奇自居吧？”

林凤义摇头道：“到了我这把年纪，名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们这两位丫头若想学也可以，与宋浩一同练习吧。达到了我的要求，我自会教你们。”

唐雨闻之喜道：“林老师，那就一言为定了。希望我们日后都能成为林老师真正的学生。”

宋浩听了，心中也自高兴，忽想起一事，说道：“林老师，现有一事与您商量一下，不知可否？”

林凤义几杯酒下肚，已是有了些兴致，手一挥说道：“说吧，只要不强人所难就行。”

宋浩道：“是这样的林老师，我们三人都是家传中医，略知方药。您若不介意的话，我想在您下次开诊的时候，我们三人暂且作为实习的学生同去，待林老师诊断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诊断辨证处以方药，勿叫那些病人另投他处吧。我相信，有了林老师的精确诊断，我们处以的方药也会有一定的效果的，免去病家四处奔走的一些麻烦吧。”

林凤义听了，笑了笑：“你是想偷学脉法吧？记住了，便是我真心传你你也未必能习会，一旁闲看更是行不通了。不过你们三人若真有权以方药的能力，我倒是欢迎。你今天看到了，我这一天的接诊量应该有二百人了，我这边若是开出方子来，中药房那边可要吃紧了。医院的领导求之不得呢。行啊！下个星期天你们三个人过去吧。”

宋浩听了，与唐雨相视一笑。洛飞莺不曾见过林凤义的脉法，此时倒不以为意。见宋浩、唐雨同去，也自不甘落后，点头表示同意。

唐雨随后向林凤义讨来了那份泡手的增加指腹敏感度的药方。

吃过了饭，洛飞莺要开车送林凤义回家，林凤义摆手拒绝了，然后自家径直去了。

“这个人的脉法有那么绝吗？”洛飞莺说道。

宋浩望着林凤义远去的背影，感叹道：“待到下次你们见识到他的脉法的时候，自会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脉道。”

唐雨道：“今天我去他的家了，了解了一下。现在只有他夫妻两个人生活，一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居住着两间平房，家境不算是宽裕。”

宋浩道：“我也看出一些来了，所以我要求我们三个人去帮他处以方药，这样会给他增加一部分收入的，同时，我们也可在脉法上进行实习。希望时

间久了，我们便是达不到他特定的要求，他也会指点我们一些的。当然了，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那种强人所难的规定，进而习成真正的脉道。”

唐雨道：“你跟他一天不算白跟，态度大有转变呢！”

宋浩道：“林老师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固执，只是认为好弟子难遇，所以在一开始才不理睬我们。不管怎么样，他既然已经答应了让我们跟他见习，我们便算是成功一半了。”

洛飞莺道：“宋浩，你不会真要按他的那个令手脱皮的药方去泡手吧？我可是头一次听说这样来学习脉法的。那要遭多大的罪啊！”

宋浩笑道：“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处，非常之术必有非常之法，试试吧。”

唐雨道：“我去那边的药房把林老师开出的药方抓了，你们俩先回去吧。”

唐雨说完，转身去了。宋浩和洛飞莺便朝公寓走去。

“洛小姐，这个林老师脉法神奇，此种机会难遇，我希望你也能用心去学一学。当然了，你若有事，可以不必在这里陪我的。”宋浩说道。

“你要赶我走吗？”洛飞莺不快地道。

“哪里！我不是说了吗？可以跟这个林老师学习脉法的。只是希望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的事。我在这里不学有所成，是不会走的，所以在我这里也是干耗时间？！”宋浩一语双关地笑道。

“哼！你现在还是信不过我。告诉你宋浩，我真的是听了大伯父的话不再对你有所图谋了，如果你再这般对我，小心我还会改了主意。”洛飞莺冷笑道。

“别别！我怕了你了！你愿意就留在这里吧。”宋浩忙说道。

“你能让那个唐雨保护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也来保护你？现在你虽然没有大的危险了，但是一旦有事，就是大事，所以我不放心你。”洛飞莺低了头道，显是很委屈的样子。

“我知道，你不会害我的。”宋浩说完，进了公寓。

“知道就好，否则你还会在这里安心地学习脉法啊！”洛飞莺嘟囔了一句，跟了进去。

唐雨买药回来了，摇头道：“这个林凤义不知是从哪里搞到的这种泡手的方子，其中几种药是有毒的，好似古代的一种‘扒皮水’，虽能令人的皮肤改颜换貌，但刺激性颇大，我看还是慎用的好。”

洛飞莺道：“莫不是那个林凤义不想教你，故而想了个害人的法子，令

你双手废去，知难而退？”

宋浩道：“能令双手的表皮层脱落，没有一定的药力怎么行？好在是外用药，我试试吧。”

唐雨道：“晚上再试吧，我煮好了并且用一个生猪蹄子泡过再说。”

“咯咯……”洛飞莺那边颤笑不止。

“怎么了？”宋浩讶道。

“这个药方应该是屠户间用以浸褪猪蹄皮毛的，你却拿来泡手，简直是……”洛飞莺大笑不止。

唐雨听了，也自失笑道：“这里面还要加醋呢！不但要将你的双手脱去几层皮，连骨头也要泡软了，怕是日后连针都拿不起来了。”

“若是如此，你们二人一家一个，拿去当猪手吃好了！”宋浩笑道。

洛飞莺笑道：“我可不吃，怕中毒。”

唐雨道：“看那林凤义的双手，白嫩光滑，当是被这药水泡过的。若是将其中几种毒性大的药去了，改制成一种护肤水涂脸，倒是有增白的效果。”

“还有，黄米我也买来了，只是不知如何能在指腹间辨识出几十粒的个数来？”唐雨又拿出了一包黄米来，放在了桌子上。

洛飞莺道：“病脉成象，浮沉迟数，一脉了然，指下间又如何去辨那纷杂之乱象，又如何生出这般纷杂之乱象的？”

宋浩道：“这可能就是如何诊察出一个人是否做过阑尾手术了。有些不是病脉的脉象也会呈现在脉里或是主脉的旁边。这种暗伏的脉象，是不易觉察到的。林凤义脉法的玄绝精妙，不仅仅是在指下辨识出几十粒黄米那么简单的，更是在一种动态下的感应，进而掌控全身的疾患。技精通神，也不过如此了！”

洛飞莺道：“那林凤义说，就算你能静下心来，这指下的敏感度也要两年的时间才能练得成，你真要在这里待上两年吗？”

宋浩道：“能得其脉法真传，五年也值得。”说着，取了些黄米摊在桌子上，三指伸出，每一指腹下压了数粒，细辨其个数。

唐雨一旁捏起几粒，说道：“三五粒倒也能辨得了，要辨出几十粒来可不是短时间能达到的。开始要少些，逐渐增加吧。”

宋浩那里则已是凝神定志，辨那指腹下的黄米个数。几分钟之后，忽眉头一展，笑道：“也不是很难的。食指下应该有七粒，中指下应该有六粒，无名指下应该有八粒。”

唐雨、洛飞莺二人闻之愕然。

洛飞莺讶道：“不会这么神吧？！你这么快就练成一半了？！我来查

查看。”

待洛飞莺将已粘在宋浩三指下的黄米数过，虽然在无名指下查得是九粒，比宋浩感觉差了一粒，但这种神奇的效果已是令二女目瞪口呆了。

唐雨惊讶道：“宋浩，莫不是你天生就有习这林凤义脉法的潜质，否则怎能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效果呢？”

宋浩沉思片刻，随即恍然大悟道：“是了，我惯于用针，指下针间每感觉于经络气血的微妙变化，指腹间的敏感度无意中自练就了。一通百通，自可应于诊脉之上。一定是这个道理了！看来用不了多久，我就能达到林凤义的要求了，真是天助我也！”

唐雨兴奋道：“不错，施针诊脉，皆在心神的灵妙感应，方能运指自如。林凤义脉法当是为你而成，为你而备。”

宋浩欣然笑道：“我这弟子是当定了，他难不走我了。对了，洛小姐，你洛家的人也是用针的高手，指下的敏感度也当是与众不同的，你也试下吧。”

洛飞莺白了宋浩一眼道：“你若是叫不惯我的名字，就唤我的小名莺莺好了，洛小姐三字我觉得生分，不爱听，以后不许再叫。”

宋浩笑道：“随你便了，快试试吧。”

洛飞莺听了，这才一喜，伸了三指粘了些许黄米粒一旁感觉去了。

几分钟后，洛飞莺念出数字来再行查验，每指下却是相差了三四粒以上，立时便无了兴致，推却道：“姓林的想出这古怪的法子来整人，我练不来的，你自己去玩好了。”

宋浩笑道：“要有信心啊！还未泡过手呢！”

洛飞莺摇头道：“去他姓林的，我可不按他的法子玩。洛家有针术足够了，诊断能应付过去也就可以了。”

宋浩惋惜道：“放着大好的机会你不学，满足于现状，我也就不强人所难了。唐雨，煮药泡手！”

待唐雨将药煮好后，凉过端来，宋浩伸手入那药水中，感觉也自无异样。时间稍长，隐感有刺手的感觉。

唐雨旁边提醒道：“林凤义说泡上一小时左右就可以了，不可过长，三天后脱皮。”

宋浩道：“不妨，多泡一会儿也好！”

于是宋浩一边泡着手，一边与唐雨、洛飞莺二人说着话。结果足足泡了三个小时，唐雨恐宋浩泡久伤手，便强行令他止住，将药水撤去。又取了盆

清水洗了手。

“也没什么！只是有些麻胀。”宋浩举起双手摆了摆。

唐雨望着宋浩被那药水浸泡得泛白的双手，忧虑道：“这药水毒性很大，一时间还不能呈现出来，只怕今晚你不好过了。”

洛飞莺幸灾乐祸道：“活该！谁叫他逞能泡了这么长时间？猪蹄都泡软化了！”

“没事！”宋浩不以为意道，“很晚了，你们先去睡吧。”

待唐雨、洛飞莺各回房间休息去了，宋浩也自躺在了床上。此时方感双手开始火燎燎地疼痛起来，并且麻痒难耐。这时才知道自己急于求成了。

半夜里，宋浩已感到双手失去了知觉，并且肿胀延于臂。

“这般下去，我双手岂不要废了！”宋浩心中懊悔不已，也自无可奈何。

唐雨心中惦记着宋浩的双手，天色未亮便过来查看。见宋浩躺在那里冷汗直冒，两手掌肿胀似馒头，疼痛难触，已是不敢动一下了。

唐雨惊慌之余，忙叫来了洛飞莺，令她开车将林凤义火速接来救治，解铃还需系铃人。

“这老头害人不浅！”洛飞莺惊呼了一声，忙自去了。

“叫你不要泡那么长的时间，你偏不听，要是有什么意外，如何是好！”唐雨责怪道。

宋浩苦笑了一下，未言语。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洛飞莺引了林凤义进来了。

见到眼前的情形，林凤义倒是不甚急，站在那里摇头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啊！叫你一天只泡一个小时就行了，若是泡上几个小时，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救治不得法，你的双手十指也就废了。现在两个选择，一是用清水泡上一天，其药力自然可解，五六日后可复正常，不过再沾不得那药水了，否则指掌间的肌肉有溃烂之险，也就是再练不得指腹的敏感度了。诊脉的手指达不到一定的敏感程度，是不能应那万般复杂之脉象的。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在那药水中泡下去，令指掌的表皮全部脱落，不过这其间的痛苦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得了的。”

“你这老头，居心何在！再泡下去，岂不是在生扒活人皮！”洛飞莺一旁怒道。

“我也没有办法，就看宋浩自己如何选择了。”林凤义耸了耸肩膀道。

“把我扶起来，接着泡手。”宋浩朝唐雨说道。

唐雨为难地摇了摇头，眼泪已是在眶内打转。

“哪里有这种自残的法子来学习脉法的，这不是在要人命吗?!”洛飞莺已是恼了道。

看到宋浩坚强的态度，林凤义暗里点了点头，站在那里淡淡地道：“要想学成非常之术，必须要有非常之法。我以前研究脉法二十年，对那些模糊的脉象，始终是心中易了，指下难明。直至我发明了这种药水之后，才令手指增强了敏感度，再行抚脉，自有那通体透彻之感。指下脉间，任何丝毫的变化都能感知，自此脉道突飞猛进。此为速成之法，不加以这种特殊的训练，只能达到常人之脉，断以平常之疾罢了。习成医道之难，并不是你能用心苦读就能成功的。除了天分悟性之外，还要有吃苦受难的准备。你要不是肖老道的弟子，我也不会示你这种方法的。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说完，林凤义转身去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照林老师说的法子走下去了，否则是不能成就那种真正的脉法的。不要再犹豫了，拿药水来继续泡手。”宋浩吩咐道。

唐雨站在那里未动，洛飞莺不情愿地将药水盆端了过来，说道：“你自己想泡就泡好了，真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饶不过那个姓林的老头。”

宋浩艰难地抬起双手，伸进药水里，苦笑着安慰她二人道：“遭些罪罢了，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又浸泡了一个小时，洛飞莺取清水为宋浩冲了手，此时他的双手已不能持物，唐雨买来的早点已不能自用。唐雨只好站在一旁用勺子喂宋浩粥饭，洛飞莺站在另一边喂他点心。见了宋浩的样子，她二人心疼得眼泪直掉。宋浩也自热泪盈眶。

“你哭什么?”洛飞莺哽咽道。

“感动的呗!还没有人对我这样好呢!”宋浩苦笑道。

“缺爹少娘的孩子都这样!”唐雨破涕为笑。